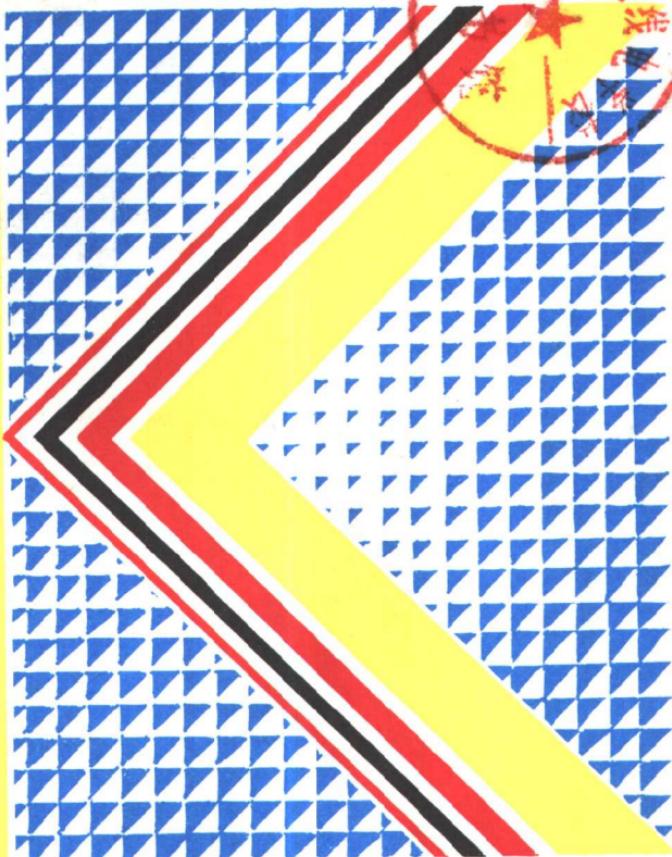


KE JI QUN XING

科技群星

李武魁等 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科 技 群 星

李 武 魁 等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特写、报告文学的形式，歌颂了活跃在科技战线的专家、名流和工人发明家，人物涉及到电子、冶金、建筑、生物、农林、医疗卫生、铁路工程等多种领域，形象生动地介绍了这些先进人物在经济改革中，开拓新局面，创优创汇、为国争光的事迹。本书内容详实、语言朴素、简洁，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科 技 群 星

李武魁等著

责任编辑：慈畴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万寿路）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妙峰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75字数：152千字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400册 定价：1.60元

ISBN7-5053-0244-2/G·42

封面设计：史纪华

ISBN7-5053-0244-2/G·4
定价：1.60元



目 录

痴情	(1)
犟人	(5)
“双秀”花	(10)
“租赁经营”创路人	(15)
建筑设计的创新者	(20)
“球迷”设计“运动员村”	(24)
全国设计状元	(30)
高级工程师当局长之后	(34)
访美归来	(37)
当经理的工程师	(41)
风波	(45)
为国争光的人	(49)
建设“大观园”的工程师	(53)
北京音乐厅和它的建设者	(56)
头戴翠冠的宾馆	(58)
“紫玉”生辉	(61)
专为平民改造房	(64)
研制南极房屋人	(67)
爆破专家	(71)
心血	(75)
京华重建大观楼	(78)
老模范新传	(83)
改革一枝花	(87)

“黑旋风” + “智多星”	(92)
“马厂”插翅	(97)
修桥铺路人	(100)
由卖大碗茶到企业家	(109)
锁不住的春风	(115)
一个老党员的心声	(119)
李遂生与“中国甜玉米”	(123)
研究“北京鸭”的人	(126)
搞改革的局长	(128)
为了新一代	(133)
肝胆相照	(136)
“盗仙草”的磨难	(139)
施展才华报祖国	(144)
妙手回春	(146)
在“宫殿”里耕耘	(149)
有长寿诀窍的老中医	(152)
篆刻曲	(156)
心屏春色	(160)
架着双拐攀关山	(167)
夺标	(179)
追求美的女强者	(184)
中学生写书	(190)
工人发明家	(194)
高空铺路人	(202)
吊装大王	(206)
石匠的杰作	(209)
后记	(211)

痴

情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可谓神通广大，仍破不掉卡在他脑壳上的紧箍咒。现实生活里有位瘦小的凡人，靠着满腔的爱国痴情，却熔化了高炉头上套的紧箍咒。此人姓曾名纪奋，现任首钢钢铁设计研究院冶炼设计科科长，中年工程师，是归国华侨、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政协委员。

一九七七年，冶金部在湘潭召开高炉炉顶专业会，提出了一个课题：国内的所有高炉炉顶上都扣着个“大料钟”，它直径达四点二米，重量几十吨，活象个紧箍咒。不但严重地箍得高炉生铁产量难以提高，而且焦炭消耗大，“大料钟”还要经常修理——只此一项，每年要少产生铁七八百万吨。会议号召全国的行家里手动脑筋、想措施，如何减少料钟修理。

曾纪奋是个重实干不爱讲空话的人。在这个会上，他没有揭黄榜，可他的心里，却象湘江水似的难以平静：“揪出‘四人帮’，四化要大上，能不能来场炉顶革命，把那个‘紧箍咒’革掉呢？”

曾纪奋的想法得到了首钢党委的大力支持，很快就建立了以曾纪奋为主的攻关小组。

说也巧，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人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展览会。曾纪奋在大厅里忽然发现有个玻璃罩子里装着个方凳大小的“无料钟炉顶”的模型。它象磁铁似的吸引住了曾纪

奋的心。他绕着它上下左右地瞧着，瞧着……又向旁边的日本人询问技术情况。那位日本人只淡淡地说出八个字：“这是专利，无可奉告。”

“买这项专利多少钱？”

日本人神气地伸出一个指头：“一百万美元。”

曾纪奋的心象被针尖刺了一下。他握紧拳头，咬着下唇，暗自发誓：“我就不信那个邪，不买外国人的专利，中国人就搞不出‘无料钟’炉顶！”

既然是外国的专利，就没有完整的资料，曾纪奋只好四处奔走，寻觅片断的参考资料了。在中国科学院技术情报所的大门洞里，印下了他行行足迹；一机部技术情报所也掠过他的身影；冶金部技术情报所的门槛，更几乎被他踏扁了……。北京图书馆增加了曾纪奋这位勤奋的读者。每天，大门还没有开，他就身披晨曦，捧着书本等待开馆；中午，他就着白开水啃块面包，又接着翻阅资料；晚上，直到响起闭馆的铃声，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日久天长，馆员们被他的精神感动了。几个人齐动手，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为他搜集到国外有关高炉炉顶的八十多页技术资料。

外国人精得很，他们公开的只是“广告”之类的技术皮毛，只靠这些“皮毛”和间接资料，搞设计谈何容易！只能从“公开”的一鳞半爪中分析研究，去探索“秘密”了。

曾纪奋把高炉作为他调查研究的基地，又把“家”安在了设计室。在长达六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日夜连轴转，不知道哪天是法定假日和星期日，连哪天是几月几号几乎都忘了。夜里困了，就用自来水冲冲头，实在睁不开眼，就把两条板凳拼起来，往上头一躺，盖件大衣打个盹。有一次，他看到脱了“紧箍咒”的高炉出铁口，金花四溅，炉前工牵着

狂飞乱舞的金蛇跑。他欢呼、跳跃，“噗通”一声，从板凳上跌到地下。他这才发现是个梦。

阴历大年初一，爱人找来了。她推开门，探头一看，只见丈夫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左手搁在桌子上，右手举着根绘图铅笔，正“嗒嗒嗒”地敲着脑门，两眼发直。他真是入了迷，不但推门和脚步声没听见，一个大活人站在他面前五分钟了，都没有看见。

爱人大叫一声：“纪奋！”

“啊！”曾纪奋这才如梦初醒，“腾”一下跳了起来。

爱人气呼呼地说：“今天是春节，谁家不过团圆年。你倒好，把老婆、孩子全忘了。你到底还要不要家？”

“哪能不要呢。”

“小樱和小岩，都快不认识你这个爸爸了！”

“我……”曾纪奋挠着头发，“我没有时间。”

“没有整天，半天总成吧？”

曾纪奋挥手一指墙上挂的图纸：“这‘无料钟’炉顶搞不出个眉目，我人回家了，心也牵在这里。”

爱人见四壁几乎都挂满图纸，奇怪地问：“已经设计这么多张图，还不够？”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要搞出三种方案来，请领导和专家们‘优选’。”

爱人被感动了。她见丈夫瘦得颧骨凸出，两眼网着血丝，心疼得眼角闪出泪花。她从手提包里掏出饭盒，放在丈夫面前的桌子上，把盖一揭，满满一饭盒饺子，还冒热气呢。又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套干净的衬衣，递过去：“再不洗换，怕要生虱子了，真叫我哭笑不得！”

说得曾纪奋“噗哧”一声笑了：“谢谢您这位好后
勤！”

一处攻关，八方支援。有关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专家们，都应邀赶来。他们同首钢的党、政、技术领导和土专家们一起，通过对三种方案的比较、优选，并针对毛病，热情地献计献策。

从首钢的实际出发，首钢自行设计、制做的“无料钟”炉顶，经过多次的模拟试验，终于安装在新二号高炉上了。

一天，卢森堡的钢铁考察团登上新二号高炉，参观到炉顶，奇怪地问：“你们的炉顶，是哪个国家帮助设计的？”首钢的总工程师说：“我们自己设计的。”

“啊！”代表团长大吃一惊。“全世界所有的无料钟炉顶，都是买的我们的专利，唯独你们国家是自己搞成功的。”他不由地伸出大拇指：“中国人的这个！”

新二号高炉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投产的，经过四年多的运转实践，由于革掉了“紧箍咒”，生铁产量提高了14%。这个数字是多么喜人！每吨铁的焦炭消耗也节约了六百公斤，还能利用余压发电四千瓩。这一系列的经济效益数字，不就是胜利乐曲吗！

犟人

“听说没有？那个九条牛也拉不住的犟人，要向冶金部长告状了！”这条颇富爆炸性的新闻，一时传遍了十里钢城。

犟人是谁？为什么要告状？

发 憤

那还是1965年，毛普庆在首钢参加从日本引进电子计算机筹备工作，她听日本人说：“跟中国人谈电子计算机，得从零开始。”她象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脸上感到火烧火燎。晚上，毛普庆回到家里，肚子里还气得一鼓一鼓的。她想：我们中华民族曾最早发明了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对人类做出过伟大的贡献。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统治者的腐朽，才落了后，才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今，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靠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我们一定能奋起！

毛普庆195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她攻读的虽然是内燃机制造专业，但毕业留校后进修了“计算数学”，并从事过“随动系统”的工作；1963年调首钢后，又专搞自动化。这些都和电子计算机是姊妹技术。她分析了自身条件，更加信心十足：振兴中华，从我做起，我就不信我们中国人搞不了电子计算机！

正当毛普庆向计算机奋力进击的时候，十年内乱开始了。她的丈夫蔡守仁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

子，还硬逼着毛普庆“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毛普庆不吃那一套，大嗓门地开了连珠炮：“我和老蔡是同乡、同学，他父亲只上了两年小学，十四岁就学徒。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老蔡做梦也不可能到苏联留学。他念念不忘党的恩情，怎么会反革命？你们整的那些‘罪状’，是从他的思想汇报材料里断章取义！”毛普庆从衣兜里“噌”地伸出一迭子材料：“这是我们留的底稿，咱们当众对质，进行辩论！”

造反派要冲毛普庆动手动脚了，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拦住说：“别理这个犟人！”

从此，毛普庆“犟人”的外号就传开了。

毛普庆虽则没有被揪斗，但也给她戴了顶“白专典型”的帽子。她在双重压力之下，仍然走她自己的路：下工夫研究电子计算机技术。

蔡守仁从“牛棚”放回家，见到妻子，满腔的热流涌到了嗓子眼。在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出于种种考虑，与丈夫“划清界线”，离了婚，而自己的妻子依然爱着他、守着这个家。使蔡守仁不安的是，妻子床头还摆着一大摞夹着小纸条的外文书。他压低声对妻子说：“这是什么气候，你还敢钻这些？”

毛普庆望着丈夫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了‘四化’宏图，人民都拥护。要搞‘四化’，离不开电子计算机技术。我相信，国家是要用这门科学技术的。喊空口号，实现不了‘四化’。究竟谁革命，谁为国家，将来见！”

告 状

还是这间小平房，只是墙上挂的日历变成了：1978年1

月。

毛普庆下班回家，顾不上做饭，便铺纸挥笔：“唐克部长：……”她时而凝神沉思，时而挥笔疾书。由于全神贯注，蔡守仁回来的脚步声，她都没有听见；蔡守仁绕到她的背后，目光在字里行间流动，眉心骤起峰峦。他在斗室里兜着圈子终于抑制不住地说：“你这样直接给冶金部长上书，不是告首钢的状吗？这信万一转回来，公司领导要给你‘小鞋穿’呢！”

“身正不怕影子歪！”毛普庆把脸一扬，“大不了，咱们发配回乡，到浙江老家去种黄岩密桔。”

蔡守仁望了望正在做功课的两个女儿，叹了口气。

“明明看着自动化的速度要受影响，我不给部长写信，良心过得去吗！”

在十年逆境里，毛普庆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日文和英文，凭借着这两叶扁舟，她畅游在外文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海洋里。现在全国出现了“计算机热”，可是有些同志只注意进口电子计算机，却忽略了“工艺”，特别是人员的培训，以致有了计算机，还是发挥不了作用。首钢的自动化搞了十二年，计算机却没有应用到生产上，原因也在这里，因此，毛普庆不但在全国冶金专业会议上大声疾呼，与许多人争论，而且还直接给几个钢铁联合企业的领导写信，陈述己见。但是，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她只好给冶金部长上书。

没多久，毛普庆给部里的信，转到了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手里。周冠五戴上老花镜，认真细看了这个老人长达十四页的“告状信”。

他放下长信，踱步深思，终于拿起电话机：“干部处吗？请处长到我这里来。”

在公司的党委会上，干部处长提出了任命毛普庆当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的议题，许多与会者把目光射向周冠五，看他如何表态。

周冠五说话了，他首先肯定毛普庆在十年内乱中仍然刻苦钻研计算机技术，接着笑呵呵地说：“这种犟劲很好嘛！”至于告状信，周认为毛普庆不光是批评，还对“症”开了药方：从首钢的实际出发，提出四种方案，每种方案又都列有很多项措施，完全是建设性的。“她提出人才的培养是‘燃眉之急’，这很中肯啊！”

人们频频点头。

周冠五话锋一转：“毛普庆敢于向上级说真话，又熟练地掌握了计算机技术，该不该提拔呢？”

毛普庆的任命，一致通过了。这条新闻振奋了许多人，包括毛普庆本人。她通过这件事，看到了国家的希望，首钢的希望，也看到了周冠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企业领导人的广阔胸怀。她决心用九条牛拉不住的犟劲，一心搞好自动化。

上 任

1978年6月，四十五岁的毛普庆走马上任了。正当她全力投入工作之时，一张去美国学习一年“企业管理”的通知书，送到了她的手里。毛普庆看着通知书，思想翻腾开了：美国技术先进，去一年的确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但她考虑到自己刚担任副所长，许多事情要去熟悉，许多工作急待开展，衡量得失，认为还是暂时不走为好。

蔡守仁支持她的想法，建议她向公司打报告，提出不去的理由。

周冠五见到毛普庆暂不出国的报告，很是赞赏，批准了。

毛普庆一心一意扑在首钢的自动化上。在烧结厂和轧机旁，在转炉上和高炉下，经常能看到她的身影。她身穿油迹斑斑的工作服，头戴安全帽，脚登一带布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执笔起草了车间、厂、公司的三级计算机管理和能源中心规划，这个规划，被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顺利通过了。

如今在首钢，电子计算机不仅应用于生产过程的控制，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也发挥了威力。初轧厂使用计算机控制，每年能增收一百多万元；焊管厂使用计算机自动监测和自动定尺、剪切，每年也能增收二十五万元；全公司在二十个业务项目上使用了计算机，提高了工作效率四倍。烧结车间的六道工序、八百多台设备，生产全过程的手动操作，已经被一个控制台所代替。操作人员凭借着荧光屏和斑斓的显示盘，就能掌握整个生产线的动态。十个主要厂矿的生产和效益情况，通过计算机中心，公司领导就能很快掌握，进行运筹和决策。这些喜人的成果，都凝结着毛普庆的一份心血。1982年“七一”前夕，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现在，首钢已经成为全国应用计算机的试点单位。我们祝愿毛普庆，在前进的道路上，做更加奋发有为的真人！

“双秀”花

“牡丹”花开香神州，
厂长、书记双“优秀”。

咱要说的“牡丹”，并非则天女皇金口玉言命一夜花开的牡丹，而是牡丹牌电视机。要讲的“双优秀”，是厂长陈杰、书记裴铕才，二人分别登上了“北京市优秀厂长”、“北京市优秀党委书记”的红榜。

这双“优秀”，到底有何绝招？

“双向交流”

1987年“三伏”的一天上午。在首都北郊的花园路上，往北疾驰的五光十色的小轿车、面包车和吉普车，忽然向东一拐弯，“噔溜溜”都钻进了挂着“北京电视机厂”牌子的大门。原来，北京工业系统几百个厂家的“头头脑脑”，冒着酷暑从四面八方赶来，是要“取”新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经”。

裴铕才在厂门外迎接着来宾。他中等身材，圆脸、大眼，穿身可体的蓝裤子、白汗衫。

今天的会，裴铕才是主角。他被众星拱月似地拥上台，走近话筒：

“我们‘北电’，虽说是国家定点生产彩色和黑白电视机的基地厂，但却是个年轻厂。在三千多名职工中，青年人占了65%。这些年轻人，知识面宽、思路广，他们不满足于八小时内玩命干，还渴望厂子能给创造施展才智的机会。而我

这个年轻书记，也渴望探探实行厂长负责后制做思想工作的新路子。两个‘渴望’一撞击，迸发出火花。就这么着同政工干部一起，摸索着干开了。”

裴铕才唱了这段“帽戏”，接着讲了两个生动的故事。先说第一个，叫“双向交流”。

裴铕才听说青年职工纷纷要求学习修理电视机技术，他仔细一琢磨，深感大有文章可作。为什么？

既然学修电视机，除了听讲课，还得多实践。这一实践，就得去给用户修理电视机。眼下，电视机几乎普及了，而修理网点暂时没跟上。千家万户正为“修电视机难”皱眉头，这登门送方便岂能不“双向交流”！

裴铕才立即给团委下达一项任务：在原有“青年服务队”的基础上，继续开办维修技术班，自愿报名，技术理论考试合格的发给证件，“青年服务队的工作要加强”，通过为用户修理电视机，把提高职工技术素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感谢信雪片般飞来，称赞“登门维修”是“雪中送炭”、“活雷锋”和“建设精神文明的尖兵”。裴铕才心里热烘烘：他指示宣传部，把感谢信登在《牡丹通讯》上。如湖面砸进个碾礮，引起强烈反响。服务队员们捧着《牡丹通讯》，一张张脸都乐开了花。“青年服务队”先后办了三期技术班，先后有几百号参加。

裴铕才又出新招：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王府井、三里河和双榆树“摆摊”，为更多的群众送方便；进而，他又组织了“轻骑队”，到京西煤矿、辽河油田、老山，义务修理电视机。有人说：“厂里花路费，是赔本的买卖！”裴铕才说：“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学费，厂长很支持！”就这么着，把“牡丹精神”送到了五湖四海，又带回了工人战地斗天的精